

揚子法言增註

七八

仁
2587
4-3

2587

仁3
2587
卷4-3

揚子法言卷之七

宋 涑水司馬光君實集註

日本雲藩桃源藏子深增註

重黎第十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

顏師古曰

言志業不同也

壹槩諸聖

顏師古曰一以聖人之道槩平之

譔重黎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

李軌曰

主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吳祕曰昔之重黎當今之世何官也曆書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正黎即火正黎也○

機目
圖書

圖書

圖書

大正九年三月三日
機目
圖書

司馬光曰重直龍切下同曰近義近和李軌曰堯有義和之

聖王之立也○重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其本而譏其殊故舉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李軌曰義主陽和○或問黃帝終始吳祕曰或言黃帝三

百歲或言升龍登仙帝王世紀曰託也李軌曰假黃帝

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李軌曰姒氏禹也治水

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自聖人是以致禹之步獸蜂蠆蛇虺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之步

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李軌曰太山盧人○宋

夫欲離偽者必假真司馬光曰離與售同詩畫

酒離禹乎盧乎終始乎李軌曰言皆非於是撫

數倍王莽置義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或

問渾天曰落下閔營之鮮于妄人度之司馬光

徒各切度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李

曰幾近也落下閔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為武帝算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為宣帝考象之

幾乎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宋咸曰漢落下閔鮮于妄人耿壽昌算造圓儀以考歷度

蔡邕曰名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

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政令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揚子

作大玄亦取象於渾天言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天之法莫之能違也○司馬光曰象之謂作渾

易子去言

卷之七

二

天儀增幾乎謂近於天度也莫之能違者謂天度不能違渾天儀也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請問蓋之王莫之能違也揚子之文本于此

天宋咸曰蓋天即周髀也其本庖羲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而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

蓋哉應難未幾也圖言蓋天應難知天度也○或問趙世多神何也

吳祕曰世多神異也成公十年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杜云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史記趙簡子五日不知人寤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矣

日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吳祕曰神怪無實聖人無

云小爾雅曰曼未沒無也○或問子胥種蠡司馬光曰曼無也無言之者

孰賢宋咸曰伍子胥吳臣文種范蠡越臣問此三人誰賢○司馬光曰種章勇切下同

日胥也俾吳作亂司馬光曰謂進專破楚入郢諸於闔閭使弑僚

李軌曰郢楚都也○吳祕曰子胥父奢為楚平王太子建太傅少傅費無忌讒太子建平王殺奢并殺兄尚子胥亡後奔吳知吳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既而公子光乃今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

而與謀國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

巢九年吳王闔廬聽子胥孫武之言以悉興師與唐蔡伐楚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

鞭尸藉館李軌曰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吳祕曰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

鞭尸藉館李軌曰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吳祕曰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

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五百然後已
藉館舍室也各舍楚君大夫之室○司馬光曰
困茲皆不由德志在自報其讎非由德者也

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李軌曰式用三諫卒服

之李軌曰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為臣子

有越無吳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

吳以不聽遂伐齊反復夫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

矣以吾眼置之滅吳種蠡不彊諫而山棲司馬光

不彊諫於未敗至俾其君社稷之靈而童僕

吳秘曰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將

報越欲先吳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之為未可而

勾踐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發精兵擊越敗之

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棲會稽之山吳

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諫又終弊吳曰吳

不從二臣盡強諫而免此敗

踐後用范蠡計果大敗吳遂復棲吳王於姑蘇

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勾踐

欲許之范蠡諫以為不賢皆不足邵也作邵當

可吳王夫差遂自殺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

文高也以其賢不足高也

李軌曰美蠡功成身退於此一舉最為善○吳

秘曰范蠡既去越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自齊

遣大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之越王

乃賜種劍種遂自殺言蠡遺種書知越王可與

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而邀之賢則不足可以合

肥邀之義耳在易邀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

司馬光曰策謂警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司馬

之使去賢此一節

易子法言

卷之七

四

言非有高材遠慮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

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吳秘曰言為權首者先亡也范曄曰夫為權首

鮮或不不及陳項且猶未興況庸庸者乎○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

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李軌曰皆屬秦也

趙齊楚之六國並立其久矣一盛一衰至秦始皇三載而咸者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

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

一也增三下脫一十字三十載舉其成數言之

實二十年也時激地保人事乎司馬光曰激當作激

時增激字自可曰具宋咸曰具備也請問事吳

人事問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

吳秘曰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商鞅

變法修刑務耕稼勸戰死之賞罰於是遂強而

蠶食六國修保吳秘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

人事之効也保問地保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

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李軌

食稅也涇涇水也宋咸曰賈誼云秦孝公據

徵函之固擁雍列之地君臣固守以關周室有

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故憑此險固事便則

可申之以取天下未便則蟠屈以堅守是亦有

地保之道也吳秘曰東以大河為溝塹南以

南山為險阻西以雍梁二列為供事北以涇水

之垠為鹵地勢便則申勢否則屈此地保也采

事也書曰百里采孔云供王事而已司馬光

曰宋吳本高山作商山今從李本梁列蜀地也

鹵掠也涇垠謂義渠掠其畜食以自資增雍梁

易子法言

卷之七

二州沃野美田其稅足食故曰采雍梁鹵音魯西方鹹地可煮為鹽者一曰埵薄之地按涇垠非海濱恐無鹹地則當倣激問吳秘曰曰始皇方埵薄說蓋對肥饒之詞也

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項羽紀

樊噲云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法言說時激文出于此言斧與木相激刀與肉相激其勢

伐切也所○或問秦伯列為侯衛李軌曰在外

子○宋咸曰秦伯謂秦襄公也周卒吞天下而

報曾無以制乎宋咸曰報周報王也言秦自襄

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并天下蓋非一朝一

夕之故何報王曾無畫以制之乎司馬光曰

報奴板切侯衛畧舉九服遠近周制王畿之

外九服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山舉侯衛二

服以兼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宋咸曰

諸侯言天子用禮節以制馭節莫差於宋咸曰

五等諸侯各有其序言節莫差於宋咸曰

各有其序不可言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

差失者莫大於言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

李軌曰既盜土地又盜祭天吳秘曰天子得

祭天地增李吳二註皆誤按地謂祭神之地即

下文西時則襄文宣靈其兆也吳秘曰昔

密上下是也則襄文宣靈其兆也吳秘曰昔

者襄公始增西時以祭白帝司馬光曰時音止

書郊祀志註凡文宣靈宗興增密上下用事四

帝增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昨李軌曰宗

起增密時宜公起密時靈公起上下時宋咸曰

白帝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居之而吉。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止於郿，衍史敦曰：此上帝之祥。君其祠之，遂作郿時也。至宣公作密時，於南祭青帝也。其後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也。此言秦自襄公以來，因周之衰，已僭天子之禮，用事於白帝、青帝、黃帝、炎帝，四帝矣。而周之微弱，不能正之，反致文王、武王，瞽瞍於秦也。故太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位在藩臣，而據於郊祀。君子懼焉，如是則是以四疆之制，公侯伯子男之禮，何節之有哉？

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
增攘除也。詩：大報雅攘之，剔之。

獨何以制秦乎
吳祕曰：周平王東遷，秦僭天子，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靖王立。六年，崩，子赧王立。至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使將軍嫪毐攻西周，赧王受獻而歸。其君於周明三十一城，口三萬。秦王受獻而歸，其君於周明

年九鼎入秦，周遂亡。○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
李軌曰：嬴秦，姓政，始皇名。○宋咸曰：始皇，莊襄王子也。莊襄王卒，政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北，收上郡，以東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矣。至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始并天下。故云二十六載擅秦也。

秦十五載而楚
李軌曰：楚項羽。○宋咸曰：始亥立，三年為趙高閹樂所殺。子嬰立，四十六載而項羽號西楚霸王，故云十五載而楚。

五載而漢
宋咸曰：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後五年而定歸於漢。故云五載而漢。

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
宋咸曰：言自始皇并天下，至漢高祖元年，纔四十六年而曰具天下三專於人，其天命邪，人事邪，擅專也。

吳相曰天數人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

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吳秘曰周封兄弟之國四十

人班五等諸侯之爵豎子周未諸侯流為十二國當是之時高皇無尺土之階雖欲擅漢其可

乎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卒之屏營羸擅其政故

天下擅秦李軌曰卒終也之至○宋咸曰蚩蚩

為秦終專其政以并天下也○司馬光曰音義曰屏音并屏營猶旁皇失據之貌言六國相與

陵弱周室適足為秦開兼并之資終秦失其猷

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吳秘曰秦患周之

力爭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而置郡守守失其道專任刑法無

維城之固則天下孤睽矣書曰道心惟微班固

日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

取勝因幹其所習自任其私智矜笑三代蕩滅

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

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司馬光曰守

手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

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賦役故相

垂離殺守而為盜由守素微弱故也增微當作

微字之誤也微善也詩小雅君子有微猷此揚

子析用微猷二字孤睽本千睽卦上九爻辭歸

妹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司馬光

也擅楚之月有漢初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

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宋咸曰項羽既自立為西

彭城既立沛公為漢王王已蜀漢中四十一縣

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

八

丘司馬攸爲塞王都櫟陽董驪爲翟王都高奴
於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故韓
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并之計遂東嚮定三秦
追羽於山東因專天下由是數事兼之亦天也
○司馬光曰初與創同言問秦楚漢人李軌曰
一廢一興皆天命使然非專人事人問人事
也者何曰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
馬司
光曰兼才謂總攬天下之英才
右計左數言不離計數之中
天不人不因人
不天不成得司馬光曰天之禍福必因人事之
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李軌曰項羽爲高
祖所敗於垓下臨
死歎曰天亡我非戰之罪諒乎李軌曰信如
我非戰之罪諒乎羽之言否曰漢屈羣策羣
策屈羣力宋咸曰言漢能屈已以悅羣士之力故勝也
羣臣能屈已以悅羣士之力故勝也

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

李軌曰傲惡也○宋咸

是惡羣策而徒屈已以自用其力
故敗也○司馬光曰傲徒對切
屈人者克自

屈者負天曷故焉

切與幸通○或問秦楚既爲

天典命矣

司馬光曰爲秦繼霸上楚分江西興

廢何速也

宋咸曰言秦雖兼天下楚雖暴立但

忽廢之速也秦繼霸上者謂沛公十月至霸上
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繼楚分江西者

分言也羽與江東子弟興兵卒敗於垓下以江
東言之故謂之西也○司馬光曰分謂身首五

分曰天昨光德而隕明忒

司馬光曰昨與祚同

謂德之昭融者明惡謂惡之顯著者○增忒他得
切音慝字典云忒通作慝詩鄘風之死矢靡慝

古作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

宋咸曰有熊少典之子黃帝高辛黃帝之曾孫帝嚳也故天胙之爲神明

主且著在天庭錄著之也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

久長若秦楚彊閱震撲胎籍三正播其虐於黎

苗宋咸曰胎當爲胎字之誤也閱狠也胎籍猶暴侮也○吳祕曰閱闕也撲猶言擊也黎苗

九黎三苗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司馬光曰閱許澈切增胎徒來切籍秦

昔切並訓爲蹈三正當作三王與黎苗相對播其虐出於九黎三苗之上也國語曰少皞氏之

衰九黎亂德其後子第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

於鬼神乎廢未速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

不胙曰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

禹以舜作土增子雲所謂土者土穀之士蓋喻栽木也○或問聖人

表裏李軌曰表裏內外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

也○或問義帝初矯司馬光曰矯舉也初舉兵

起劉龕南陽李軌曰劉龕與祖龕取也○項救河

北李軌曰項羽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

李軌曰設假曰人無爲秦也喪其靈久矣增靈威德也○

韓信黥布皆劒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

乎司馬光曰信布以匹夫拔劒自立雖或曰勿

則無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

焉攸令而吳祕曰二王皆忠不終○或問淳于越

曰伎曲宋咸曰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謂始皇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

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而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

久者非所聞也此問越之道如請問宋咸曰曰何揚以為伎曲言有伎有曲也

始皇方虎剝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興亢眉

終無撓辭可謂伎矣李軌曰有才伎也○宋咸曰虎剝梟磔言暴也噬士

猶腊肉言酷也興起也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起而亢舉其眉以言封建之事其辭無

撓可謂有才伎也○司馬光曰仕無妄之國吳

曰按易無妄其乾道四德而秦世稱之者蓋無妄匪正也言秦不以正道而決行於世詎免乎

災青若天下雷行而不妄以正道天命不祐行矣哉食無妄之粟分無妄

之撓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吳祕曰越事秦暴虐必行

之國祿其粟受其亂自始皇下令之間又不能違而去之是曲已李斯謬其說請有文學詩書

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撓亂也○音諉諉通作妄無妄即母望

也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史記春申君傳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

今君處母望之所言即是爾撓疑權之誤前漢之人乎揚子之所言即是爾撓疑權之誤前漢

劉向傳恐其與已分權令善也自令自善也言當是時淳于越當遁去而獨自善其身也耳

○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

李軌曰始皇以嫪毐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
井幹闕下茅焦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即駕與
親迎其母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
者未辯歟李軌曰項羽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
云韓生揚子云蔡生未知孰是○司馬光曰幹
音韓乘繩證切亨與烹同音義曰史記作蔡生
光謂井幹謂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積屍闕下
如井幹之狀言茅焦能移始皇暴怒之意者以
其辯也蔡生不能移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
項羽或者未辯歟
侯亨不亦宜乎宋咸曰生謂韓生也木侯當作
子嬰燒其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韓生說羽曰
關中阻帶山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項羽見
秦皆以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

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暴久矣韓生說之都咸
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反謂人為沐猴雖見烹
亦宜矣○司馬光曰言蔡生知項羽暴仇素不
為羽所知信獻策不用又從而訕之是自取沐
猴之狂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焦逆計而順守之雖
辯劇虎牙矣吳祕曰劇義如摩焦所諫皆逆其
義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譬猶摩虎牙也言無
位而廷諫履危之道也○司馬光曰計居謁切
劇音磨直數其惡是逆計勸之以孝入之以忠
是順守圉茅焦一逆計而後不復言始皇之惡
故曰順守之也與蔡生罵項羽相對揚子以為
焦言聽事行又順守保身可謂善辯矣然逆始
皇之言猶摩虎牙○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
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吳祕曰甘
羅甘茂孫

也以下請張唐相燕及先報趙事悟呂不韋辟疆
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陳
平周勃皆十二歲豈甘茂張良為之祖父使能
然乎○司馬光曰以甘茂之孫張良之子故能
如此其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天與之才譬如
祖使然也○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
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
也曰天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宋咸曰食
以陳留天下之衝又願收取榮陽據敖倉之粟
又說齊王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為蒯
通所說忌其憑軼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
是使齊王疑食其賣已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
其之不能辯勢之然也何哉夫前與之和後暴
之兵安使廣之不疑哉今揚之意言君子之所

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如仲尼之於
哀周孟軻之於戰國爾若夫以辯說人則猶商
君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蓋耻之也○司馬光
曰幾音機辯以辭自明其志則可矣若特其辯
欲以此欺誘它○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
人此危事也○信不曰蒯通說韓信使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之信不忍背漢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
為巫○司馬光曰信既不用其策又陽狂為巫
言亦未辨○增抵音邱觸也下降韓信之志也
曰方遭信閉如其抵李軌曰信盡忠高祖若門
本擬論語如其智如其智如其智如其智之類
皆擬論語如其仁如其仁如其仁如其仁之類
及之意也若問道篇如其亡此篇如其抵之類
則如當作何字之誤也脩身篇何其臞可以為
證曰蠟可抵乎○增字典蠟曰賢者司禮小人司

噉泥拊鍵乎

司馬光曰拊音撫鍵其聲切鍵簡匙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

閉戶無隙而欲拍鍵墮入乎

○或問李斯盡忠

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

李軌曰秦當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

以為不可

至作相

司馬光曰因上書留客為秦王所知始用事以至為丞相

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

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

李軌曰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為宰相也不

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

而見怒恐誅乃作督責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

○司馬光曰於此數事皆下忠欲於何所霍忠詰問霍光忠乎

曰始元之初

吳秘曰武帝以光行周公之事輔少主昭帝既立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遂罷郡

國推酤關內鹽鐵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

擁少帝之微

吳秘曰昭帝立年八

歲政事摧燕上官之鋒

吳秘曰始元之明年燕刺王且上官桀等謀反

皆誅

處興廢之分無吳秘曰昭帝立十二年而崩

二十七日行淫亂一千一百二十七事光自太

后廢昌邑王而立宣帝班固曰處廢置之際臨

大節而堂堂乎忠難矣哉吳秘曰光茲數事之所

難行哉

至顯不終矣

吳秘曰光夫人東

堂盛也正也

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小女成君為后及光死後

司馬光曰光知妻顯為邪

謝而隱蔽不言忠不終矣

○或問馮唐面文帝

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

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曰吳秘

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坐欲以激文帝耳至
于不入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用頗牧哉

司馬光曰信與德又李軌曰用士則聞之矣於德
申同面謂面折德曰罪不孥宮不女館不新陵不墳○或問交

曰仁問餘耳李軌曰陳日光初與吳秘曰餘耳相

後有隙卒相滅竇灌曰凶終司馬光曰竇嬰灌

亡故曰光初○或問信曰不食

其言請人曰晉荀息吳秘曰僖公九年傳曰初

初然終以朋黨陷於大戮亦
不足貴也君子義之與比

趙程嬰公孫杵臼

吳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

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也有遺腹

子走公宮匿程嬰杵臼不死卒保趙孤於山中

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趙武也子雲稱履信

之人據司馬遷而言也案成公八年傳晉趙莊

姬為趙嬰之亡故諸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

欒卻為微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

公宮以其田與所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

忠宣孟之勲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

其田由是觀之趙武之立曾不逾歲謂之遺腹

遷之秦大夫鑿穆公之側吳秘曰大夫子車奄

良也穆公卒以為殉言此三良皆穆公未即命

時語以從死至葬則鑿其塚壙之側以死之詩

曰臨其穴是也左傳譏之者譏穆問義曰事得公也至三良則不食其言者也

其宜之謂義增據上下例之謂義下當有請人三字曰下又當有若干答言今

關○或問季布忍焉可為吳祕曰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六數窘漢

王項羽滅高祖購求千金困迫乃為奴賣與魯朱家○司馬光曰季布勇者乃至髡鉗為奴安

能忍耻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司馬光曰有如此

死欲有所施如管仲季布者則為之或曰當布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則不然

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

攸避司馬光曰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可輔而

乎增或問季布忍焉可為至終焉攸避四十二字錯簡當在下章韋玄成下蓋或以為為人所

不能者季布信其人也故問之○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

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李軌曰顏淵簞瓢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

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成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

兄○宋咸曰擬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況以韋玄成亦甚哉

司馬光曰顏淵黔婁安貧四皓輕祿位而重禮韋玄成讓爵皆人所不能增尚友錄黔音禽黔

婁周時齊隱士守道不屈威王師之卒覆以布被覆頭則足露覆足則頭露曾西曰斜其被則

殮矣其妻曰斜而有余不正不足著書四篇言道家之要號黔婁子按揚子但取其一節以

相擬耳非為與顏子地問長者曰蘭相如仲秦位同倫也宋咸註甚拘

而屈廉頗增如字疑藥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

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

李軌曰相如伸理於秦王屈意

於廉頗樂布為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越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歛之也朱家以李布有阮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嘗為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主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增漢書韓安國傳太后知帝弗善如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云云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帝心解悉見梁使厚賜之○司馬光曰音義曰不塗作不倍光謂塗當作渝變也增塗讀為遇諸塗之塗不塗美其不路人視彭越也○或問臣自得曰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

張衛將軍之善慎邴大夫之不伐善

李軌曰丞相石慶嘗

為大僕時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曰碑為人謹慎目不逆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重慎丞相邴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之事嘗在獄中吉常救護又養視有恩絕口終不言官至御史請問臣自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翹蕭趙京兆之犯魏
李軌曰貳師將軍李廣利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田廣明為宣帝擊匈奴不至質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翹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儀更為姦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侍婢圍捕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或問持滿曰抗敬
吳祕曰抗

魯桓公之廟有歌器曰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持滿盈如持歌器也○增扼於革切與瞋目扼擊扼歌蓋用力持敲之意○楊王孫保

葬以矯世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報祈侯曰蓋

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保葬將以矯世也○司馬光曰保

即果曰矯世以禮保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李

曰古者未知喪送之禮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復尚為之矣言不可行

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司馬光曰尚上也言君子矯世

當以禮乎當以保乎若欲為已甚以矯世則莫若效古葛溝者為上矣何以葬為○增葛蔓則

名非絺綌之謂尚尚古也言如欲矯世厚葬則葛蔓榮尸投諸溝壑耳是上古之所為也易大

傳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據此葛溝○或問周官曰立事司馬光曰設其太古乎

萬左氏曰品藻宋咸曰左氏隨事稱君子曰以論其善否皆得其當可謂品藻

矣○吳祕曰左氏品藻是非而聖人之褒大史貶彰矣○司馬光曰品藻善惡藻飾其事

遷曰實錄吳祕曰本傳曰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事

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實錄蓋言其序事而已○司馬光

曰記事而已

揚子法言卷之七終

揚子法言卷之八

宋 涑水司馬光君實集註

日本雲藩桃源藏子深增註

淵騫第十一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

司馬光曰宋吳本迄作德訖今從李本迄至也

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

藻

顏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也○宋

咸曰品歷世之臣貴爲不少矣然以淵騫爲

不可及而冠章首有意哉子雲也有以知長爵

之達弗逮乎廣道之尊乎○司馬光曰尊卑謂

才德

高下

誤淵騫

一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

司馬光曰惡音烏問今世何無其人

曰寢

司馬光曰宋吳本作在寢今從李本言淵騫之才今亦有耳但寢伏不爲人所知也

或曰淵騫曷不寢

增或疑淵騫爲人所知

曰攀龍鱗附鳳

翼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

寢

增淵騫待孔子之遇時者也當時孔子若有大風以揚之耳勃勃乎其不可及乎蓋二子不

苟求仕如寢而不興顏子屢空不改其樂閔子曰吾必在汶上其志可知也誰有如下二子之寢者乎

○七十子之於仲尼

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

增文

章二字論語兩見其言之於堯者禮樂刑政也其言之於孔子者容貌言語也揚子亦言之於

孔子其指容貌言語之美日見乎外者可知也對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故日不足爲也爲

讀日 ○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

孝禹以功皐陶以謨非絕德邪

李軌曰是皆力德之殊絕

李軌曰絕力者何

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抹牛非絕力

邪吳祕曰秦悼武秦惠王之子也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

舉鼎絕臙而死○司馬光曰抹牛謂以兩牛相擊如抹手狀

○或問勇曰軻

也日何軻也日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荊軻君子

盜諸

增刺客殺人多不知其姓名縱有知其姓名書以爲盜見春秋

請問孟軻

之勇日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

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即勇於義而果

於德也庶近也謂

○魯仲連

不制高談以

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爵賞○宋咸曰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宦好持高游於趙會秦軍圍邯鄲魏使新垣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挫之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司馬光曰宋吳本傷作傷制作制介甫曰傷古蕩字制古制字今從李本增不屈身不折節謂之傷辭封而去不為人所制故曰

蘭相如制而不傷

李軌曰好義崇禮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

時之務也○宋咸曰蘭相如趙人相趙惠王與秦昭王會渾池既罷歸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常引車避匿嘗曰願吾

念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司馬光曰蕩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貴動其心而未能忘死生相如不以死生動其心而未能忘富貴故云然

或問鄒陽

曰未信而分疑忤辭免置幾矣哉

李軌曰鳥罟謂之置猶人

之縲紲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辭由得以自免亦已危矣○宋咸曰鄒陽事漢景帝弟梁孝王為羊勝公孫詭所疾而讒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疑者言未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解以免固亦危矣○司馬光曰幾音幾孔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為謗已也陽初仕梁未為孝王所信而深言以觸機事分取孝王之

疑故曰未信而分疑圖分疑宋咸註近是抗作抗解嘲曰抗辭幽說幾危也溫公以為觸機之機○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吳秘曰信陵君

魏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趙惠文王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有益於國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

何其益乎司馬光曰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

為著龜吳秘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有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于渭南章

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

家未來之安危亦如知葬則其神智如著龜○周之順赧以成周而

西傾宋咸曰昔周武王都於鎬京謂之宗周即西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洛

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秦都咸陽在西而赧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司

馬光曰宋吳本作周之傾赧今從李本音義曰諸本皆作順赧順靚王及赧王也俗本作傾誤也史記作慎靚王索隱作秦之惠文昭襄以西

順靚王或慎轉為順山而東并稱王至昭襄王五十四年秦惠文始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滅周故曰東并本孰紀曰文公卒葬西山○司馬光曰并音併

愈吳秘曰或者以子雲不與曰周也羊秦也狼秦故問西傾東并誰為優然則狼愈歟司馬光曰問強

宋咸曰周衰弱如狼然則狼愈歟猶勝於弱乎日羊狼一也宋咸曰言周以不道而弱秦以不道而強強與弱雖異而不道一也

○吳祕曰夫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以道德易暴亂者也今秦以暴虐易微弱而民不安堵何○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

輕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

不足相也李軌曰相助也○宋咸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

收河南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又始皇欲遊天下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後始皇卒胡亥立與其弟蒙毅俱為趙高所害吞藥而死司馬遷謂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今揚旨與遷同故備載之以見始末○司馬光曰李本屍作死今從宋吳本塹七豔切

兆土乃切相息亮切增擊當作摯字之誤也爾雅摯臻也力屍並係民相當作償音之誤也言民力不足而屍有餘恬忠不足償其罪也償時亮切報也○或問呂不韋其

智矣乎以人易貨李軌曰呂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

不韋相之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李軌曰雖得列封先

笑後愁身既鳩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李軌曰不

死宗族竄流以其道非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

盜如何李軌曰雒陽不韋所封國也揭雒陽而行天下豈徒擔石乎○吳祕曰穿窬者伺慢藏而得之

不過一擔一石而不韋伺人顏色而取之雒陽之封是其雄也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

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秦將白

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
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
血將不仁奚用為宋咸曰白起事秦為武安君
前後伐韓魏斬殺甚多昭王
四十七年與王齕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
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降起乃挾詐而盡
坑殺之故揚以為不仁○司馬光曰用將所以
救亂誅暴增秦上疑脫或問二字起下脫曰字
剪吳祕曰王翦潁陽東鄉人也曰始皇方獵六
國而翦牙欵吳祕曰言翦之助惡也牙欵謂切
齒而怒也欵怒聲太史公曰王翦
為秦將夷六國增欵廣韻許介
切音諡怒聲蓋比翦於田犬也○或問要離非
義者歟不以家辭國吳祕曰要離吳人棄
家而為國疑其有義曰離

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蛛蝥之靡也焉可

謂之義也

李軌曰義者臣子死節平君親之難
也離自平人而焚燒妻子詐為吳仇

離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蜘蛛之小巧耳增

蝥字典武夫切音無蛛蝥即蜘蛛賈誼新書曰

蛛蝥作網此指要離用智刺慶忌以比蛛蝥也

古註雖得其義而解靡字為小巧則於下文殊

不通矣吳氏云靡靡拔而死也溫公曰靡與康

同爛也皆失揚子之旨按靡侈也如其靡也之

靡言其所

為華顯也政也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為

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吳祕曰嚴仲

與韓相俠累有卻仲子恐誅亡失游齊交聶政

子事韓哀侯

政後伏劍至韓刺殺俠累因自鉞面決眼自屠

出腸遂以死其姊嫫如韓之市伏尸哭於邑悲

哀而死政之旁曼無也言政知姊之忠烈乃鉞

其面使他人無所識認且欲全其姊者也小爾雅曰曼無也○司馬光曰音義曰曼謨官切塗面增据上文例政也軻也然揚子答辭各段當別以聶政荊軻起問曼讀為曼滅之曼軻

也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

實刺客之靡也宋咸曰燕太子丹以荊軻為上卿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荊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

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利匕首與秦督亢之地圖至秦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秦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擗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秦王左右遂前殺軻矣焉可謂

之義也李軌曰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為也○或問

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

十餘年是夫吳祕曰張儀魏人也蘇秦雒陽人

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於是張儀相秦蘇秦相六國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問是道夫增夫丈夫也禮郊特牲曰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夫言斯人定是丈夫也孟子曰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妾婦之道也揚子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日皆飾詐辨尚權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李軌曰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辨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

曰鳳鳴謂孔子讀也驚翰謂秦儀行也○吳祕
曰驚擊也鄒陽曰驚鳥累百○司馬光曰翰胡
安切驚鷹翼也曰然則子貢不為歟司馬光曰子
破吳強晉霸越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游
說之士託為之辭太史公不如考校因而記之
揚子亦據大史曰亂而不解子貢耻諸說而不
公書發此語

富貴儀秦耻諸

儀秦之志在解於禍亂

貴則無所不至矣○增子貢游說事揚子非不知
其為有也但因其所傳以辨君子小人之志耳
孟子答於萬章之問有辨傳之者之偽○或曰
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宋咸曰迹不蹈已者
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迹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

司馬光曰任音壬難讀如字佞者口才也舜謂
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
令色孔丘揚子言驩堯之徒能以巧言惑聖人
其才亦不在人下矣○增任書作壬與姓同心包
藏姦惡者謂之任人○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美行園公

綺里李夏黃公由里先生

李軌曰避秦之亂隱居商山不朝高祖而

從太子帝客禮之○吳祕曰行人所不能四
皓也○司馬光曰角盧谷切或作角音同言

辭婁敬陸賈

李軌曰婁敬說高祖都關
中陸賈說尉佗為漢臣執正王

陵申屠嘉

李軌曰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
免陵乃得封之文帝愛幸鄧通至使

慢禮嘉

折節周昌汲黯

周昌面爭以為不可武
李軌曰高祖欲易太子

帝時公孫弘為丞相汲黯面折弘於上前以守
為弘諛不忠○增折節謂以面折為節操也

儒袁固申公

李軌曰袁固守正以得臯於竇太后使入園擊吳申公守正以事

楚王卒為楚王所烹此二公終不屈其道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

李軌

曰董仲舒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災異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

曹也隨

李軌曰蕭何規勸於前如一曹參奉隨於後不失○司馬光曰非蕭不能規非

曹不能隨二人協心共成漢道其賢等耳

滕灌樊鄴曰俠介

李軌曰滕公灌

嬰樊噲酈商此四人前後輔夾高帝○增俠古洽切與夾通傍也○公羊傳滕薛俠轂介音界

間也左傳介居二大國之間夾介者臣使君在中而左右羽翼之也書多方爾曷不來介人我

周王享天之命揚子取之叔孫通曰繫人也

李軌曰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

之亂遇高祖起兵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見事敏疾○吳祕曰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雜著

漢儀簡牘之人也繫猶牘也說文曰牘撲也○

司馬光曰繫才敢切增揚子不善叔孫通所為故為徒削繫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

李軌曰說景帝

寫字之人也斬晁錯以謝七國實挾私怨而不為國○吳祕曰袁盎譖誅晁錯忠不足也諫遷淮南王而說

有餘也晁錯曰愚

司馬光曰錯知諸侯太彊必為

市不若主父偃從諸侯所欲分國邑酷吏曰虎

哉虎哉角而翼也

李軌曰郅都甯成張湯杜周之徒○宋咸曰韓詩外傳云

無為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此以酷吏猶虎而角翼者言暴之甚也○司馬光曰不仁之

人而得勢位如貨殖曰蚊血國三千使將疏飲

水褐博沒齒然也

司馬光曰蚊下曰衍字褐毛布也褐博以褐為寬博之衣

也三千言其衆也言貨殖如蚊螻民之血使之皆貧困以終其身也○增將字諸註無解或換飯字說去豈飯○或問循吏曰吏也○宋咸曰言如字之誤乎

之吏游俠曰竊國靈也○宋咸曰荀悅云立氣勢也○威靈以爲之彊○司馬光曰國靈蓋言竊行國之

者以下在上者執號令御其下如人者有神靈也○佞幸曰不料而已○宋咸曰不料夫佞幸者日以寵進位非才升憑乎城社卒蹈機穽亦不度者也○司馬光曰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祿而貪竊之以取禍敗此皆論太史公書所載

之無悞○李軌曰內明其畫外無違○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李軌曰用行舍藏功成身退

陳平之無悞○司馬光曰悞與忤同○絳侯勃之果

吳祕曰誅諸呂立霍將軍之勇○吳祕曰光摧燕代王果於大事

興廢之分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李軌曰此數公遭漢初定倉卒之際則權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伊周同風未終先王之禮樂

終則社稷臣矣○司馬光曰言雖兼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治平之化亦未足謂之社稷之臣也○增溫公註一兼字失答旨

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通○李軌曰欲知此二人曰仲舒欲爲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矣○吳祕曰仲舒

事而武帝外之故不得也禮樂志曰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又曰未發憤而增歎也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肯

其約以順上直是取容而已何暇禮
樂哉增漢儒知董仲舒者莫如揚子○或問近

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宋咸曰釋之為廷尉

矣雋京兆之見李軌曰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人

不疑後至取而治之乃卜者成尹扶風之絜尹

方遂也○司馬光曰雋徂克切

歸清廉有節王子貢之介李軌曰王子貢名尊

不避貴戚斯名卿矣將李軌曰既聞名曰若條

侯之守宋咸曰周亞夫也守謂守細柳○司馬

亦不長平冠軍之征伐吳祕曰長平侯衛青冠

功奴立博陸之持重吳祕曰博陸侯霍光贊曰臨

社稷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李軌曰欲知曰鼓之以

道德宋咸曰猶益贊征之以仁義吳祕曰荀卿

制不可以敵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蘇

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

其猶劣諸李軌曰膚美也○宋咸曰張騫嘗使

得留騫十餘歲然騫持漢節不失後亡歸初騫

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蘇武嘗使

匈奴中絕單于說武令降武不聽單于怒幽武真

大窖中絕不與食又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

羖武既至海上杖漢節牧羊卧起持節旄盡

落留匈奴凡十九年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

親漢求武得歸故二人雖古之美使所不及○

矣○司馬光曰沒身者久留匈奴不顧其死○

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

風遺書蔑如也

宋成曰今觀朔嘗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數萬言又有封太山

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平樂觀賦諸篇頗存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司馬光曰

朔言行駁雜所師表者不能純壹其流風遺書皆蔑然無足觀也○增君子言行爲世師表今朔

言行駁雜不足

或曰隱者也

宋成曰或見揚之短朔故問以爲世稱朔

吏隱者也

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或

曰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

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

不逢其時談者隱也

司馬光曰朔談者耳不遇戰國縱橫之時故依隱玩

世不足貴也

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

髮也欲去而恐懼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

歌鳳也哉

司馬光曰二子皆晦迹以避害遇聖人則自顯○增箕子遇武王而陳洪範

接輿遇孔子而歌鳳兮東方生言行豈得有之耶

○或問東方生名過

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

李軌曰由此四事得名

應諧似優

李軌曰似倡優○宋成曰應諧謂應言而諧戲之如與倖倡郭舍人隱語

者不窮似拙

宋成曰問則輒應如射覆見微者○吳祕曰變詐鋒出莫能窮者似

智正諫似直

宋成曰蓋諫上林斤董偃請焚甲乙帳者○吳祕曰時觀察顏色直

言切諫

穢德似隱

吳祕曰懷肉汗衣歲更娶婦似隱迹

似峭直

請問名曰

談達惡比

李軌曰欲知誰比○司馬光曰音義引漢書朔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或問

朔所為當何以名之揚子謂曰非夷齊而是柳

朔談諧敏達之人耳惡音鳥

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飲食

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

雄乎臣瓚云行與時詭而不逢禍也○顏師古曰詭違也○司馬光曰滑稽音骨言朔依託

隱者以玩侮世人以詭譎欺時人不或問柳

逢迂取禍也滑稽多智負曲之貌

下惠非朝隱者歟李軌曰此問發於東方朔也○宋咸曰或以揚之短朔疑

朔與惠同道故舉之為請曰君子謂之不恭古

者高餓顯下祿隱李軌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

惠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則餓

顯不獨高祿隱未為下今發高下之談蓋有屬

乎素餐○宋咸曰揚以或人用朔比惠故舉孟

軻不恭之言以非柳下惠又以夷惠隘不恭二

者雖皆不可然推而取之寧以伯夷餓顯為高

終以柳下惠祿隱為下故曰古者高餓顯下祿

隱○司馬光曰餓顯謂夷齊餓于首陽之下民

到于今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司馬光

稱之賊仁近鄉訕李軌曰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衆皆

余下同仁以褒善義以貶惡而妄賊仁近鄉原

以毀譽加人是賊傷仁義者也

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孟軻論之備

矣○司馬光曰鄉原謂所至之鄉徇衆隨俗求

喜造謗訕使人畏其長者

或問子蜀人也

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

吳祕曰仲元則其人

李仲元名弘見秦

必傳○司馬光曰人者蜀之賢人也仲元事見
常璩華陽國志尤詳○蜀志秦宓傳同郡王商
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必與書曰觀嚴文章冠冕
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同自昭
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
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華陽國志李仲元
湛然岳立又曰仲元端委居為人宗又曰德行
李弘字仲元如是而己不載其行事可恨荻林
伐山故事引高士傳曰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
都之圭里里人化之班白者不負戴男女不錯
行嘗為縣令鄉人共送之仲元無心就行因共
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之官尚
友錄亦載此一事字典聖字註引華陽國志贊
曰仲元抑抑邦家儀型子雲玄達煥乎弘聖呂
大防本華陽國志無此贊與溫公其為人也柰
所言合而按之則別有全本也

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

司馬光曰累良偽切不以爵位屈其意祿

其為人也柰

利累其身

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也

司馬光曰有清和之美而無隘與不恭之失從衆而不害於義則可害於義則否

如

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

與東國之紂臣惡乎聞

李軌曰餓夫夷齊紂臣柳下惠也○宋咸曰東

國魯也○司馬光曰紂與黜同惡音烏

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

宋咸

曰王吉字子陽事宣帝為諫議大夫貢禹字少翁二人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禹後為御史大夫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則名不彰而王陽貢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

歟

司馬光曰言星之明非藻飾所能致以其居高故為人所瞻仰王貢之名所以彰著有位

於朝故也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仲司馬光曰言曰皓

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李軌曰星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

禹時主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賢德而時主不高之故不彰子欲自高邪

李軌曰君子行德俟命而已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

也聞其言者愀如也增愀七小切色變也觀其行者穆如

也增穆靜思貌但聞以德詘人矣宋咸曰詘人者使人

未聞以德詘於人也宋咸曰詘於人者○仲元

畏人也李軌曰言可畏敬或曰盲責李軌曰言夏盲責亦使人畏○司

馬光曰責音奔下同曰盲責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

李軌曰問其目也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

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

畏也李軌曰所畏謂言不慚行不耻孔子憚焉如視不視聽不聽言

不言行不行雖有盲責其猶侮諸

揚子法言卷之八終

